

首都师范大学秋韵文库



XIUCI RENZHI
LILUN YU SHIJIAN

修辞认知理论与实践

■ 张炼强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修辞认知理论与实践

张炼强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辞认知理论与实践/张炼强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656-0420-1

I. ①修… II. ①张… III. ①修辞学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1723 号

XIUCI RENZHI LILUN YU SHIJIAN

修辞认知理论与实践

张炼强 著

责任编辑 冯双剑 佟 旭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10 千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自序

本书是我自2000年以来发表的修辞学论文的结集。此前先后出版了《修辞艺术探新》(1992年)和《修辞论稿》(2000年)两本修辞学论文集。本书是第三本。

本书所收入的16篇修辞学论文,无论是立论还是驳论,都努力以理论为指导,不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层上。而所持的理论,主要是认知心理理论,同时兼及逻辑思维理论,而以这两种理论进行考察,则文集中的一部分论文,其考察是关及论文的主旨和全篇的,另一部分论文,其考察只关及论文的某一部分,同论文的主旨关系不大。尽管如此,前者和后者在进行考察所用理论是相同的,二者的结合,使文集大体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最能显示文集研究方法特色的仍然是认知心理理论。

前者如《汉语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之一)——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语言和言语活动的认知思维理据——兼论认知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借助逻辑学和心理学研究修辞学管见》、《“修辞学是边缘学科”的界定及其应用——兼评邹立志〈异质与有序:基于语用的汉语实证研究〉》;后者如《试说汉语修辞文化——兼及汉语修辞的汉民族思维与心理的文化底蕴》、《一部探史明因的修辞史开创之作——评〈中国修辞史〉》、《缺乏深度是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主要症结——兼论修辞研究数量化、形式化的问题》、《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在修辞学中的应用》。对于前者,不言而喻,对于后者,有必要略作说明,以便于把握论述的重点所在。《试说汉语修辞文化》一文,是

在认同不同民族在认知心理和逻辑思维同中有异的前提下，紧密联系汉民族的社会背景，阐释以汉民族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为文化底蕴的为数不少的修辞现象。在《一部探史明因的修辞史开创之作》一文中，对何以史传体的篇章结构修辞模式自《史记》首创一直沿用至今的问题，我们也同样从汉民族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上找到了答案：这种修辞模式的产生和沿用，是汉族人对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如实临摹的结果。《缺乏深度是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主要症结》一文中论及修辞研究能不能实现数量化、形式化的问题，我们也从认知心理和逻辑思维的角度作了观察和思考：修辞现象，既有自然科学属性，也有人文属性，而人文属性关及种种社会因素，也关及人的认知心理因素和逻辑思维因素。而人的认知心理活动本身又具有模糊、近似、粗糙的特性，而且人的认知心理在修辞活动中又总是根据题旨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修辞研究不容易做到数量化、形式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修辞研究不需要数量化、形式化，不论是诠释修辞现象还是适应当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都有这种需要；也并不是说，修辞研究数量化、形式化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随着认知科学对人的认知心理活动和思维方式的观察日益精细、研究日益深入，修辞研究数量化、形式化也会日益进步的。事实上，修辞研究数量化、形式化现在也有了一些进展。比如研究作家的言语风格，对其使用的词语的数量和出现频率作定量分析，也就是数量化。又如研究句法修辞，把句子的结构形式，列成公式，这也可以算是公式化。我在《“x是x”的语言和逻辑综合探究》和《中国现代修辞学科学形态的建构与完善——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70周年》中就把同语格列式为：

肯定式

单体的：

$x \text{ 是 } x [(x \text{ 不是非 } x) + (x \text{ 是 } y)]$

多体的（以两体为例）：

x^1 是 $x^1 + [(x^1 \text{ 不是非 } x^1) + (x^1 \text{ 是 } y^1)]$ ，

x^2 是 $x^2 + [(x^2 \text{ 不是非 } x^2) + (x^2 \text{ 是 } y^2)]$

否定式

单体的：

x 不是 $x + [(x \text{ 是 } x) + (x \text{ 是 } y)]$

多体的（以两体为例）：

x^1 不是 $x^1 + [(x^1 \text{ 是 } x^1) + (x^1 \text{ 是 } y^1)]$

x^2 不是 $x^2 + [(x^2 \text{ 是 } x^2) + (x^2 \text{ 是 } y^2)]$

语言的词汇量和出现频率是有数可计的，语句的结构形式是有形可见的，词汇和句式在这一方面反映了语言和修辞的自然科学属性，所以便于数量化、形式化。

文集所收的 16 篇论文，虽然大体上以认知思维理论兼及逻辑思维理论的应用结合起来，但这些论文的论题并不完全相同，因而文集的目录是可以按论文的论题分类编排的。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同时把握文集的内容，本文集的目录采用了这种分类编排方法。

文集的部分论文，得到同行较高的评价。大都认为，这些论文利用认知心理学、逻辑学解释修辞现象的认知和逻辑的动因，颇具科学性和创新性，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汉语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一文，被认为“是从认知视角对修辞现象进行深入考察的修辞学界最前沿的开山之作”（宗廷虎先生评语），《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之一）——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一文，被认为“是在这十来年的中国修辞学论文中最高水平的论文之一”（王希杰先生评语）。《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在修辞学中的应用》一文，被认为是以认知心理活动为根基和纽带把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移用（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到汉语修辞分析上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毫无疑问，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是可以推动修辞研究的。

不过，认知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逻辑思维也有待进一步探究，自己的水平也有待提高，所以本文集不足之处，是在所难免的，以此热切地希望就正于同行和广大读者。

张炼强

2010年12月15日于首都师范大学寓所

目 录

自序	(1)
----------	-------

修辞学总论编

汉语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	(2)
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 (之一)	
——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为动词	(35)
语言和言语活动的认知思维理据	
——兼论认知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	(58)
借助逻辑学和心理学研究修辞学管见	(94)
“修辞学是边缘学科”的界定及其应用	
——兼评邹立志《异质与有序：基于语用的汉语实证研究》	(106)

修辞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编

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在修辞学中的应用	(120)
《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的思考	(147)
《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读后札记	(156)

修辞与文化编

试说汉语修辞文化

——兼及汉语修辞的汉民族思维与心理的文化底蕴	(174)
------------------------------	-------

修辞学的发展与现状编

中国现代修辞学科学形态的建构与完善

——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 70 周年 (244)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序 (257)

一部探史明因的修辞史开创之作

——评《中国修辞史》 (266)

《复旦百年修辞研究史论》序 (274)

缺乏深度是当代修辞研究的主要症结

——兼论修辞研究数量化、形式化问题 (288)

修辞句法与语序编

“x 是 x”的语言和逻辑综合探究 (302)

有关语序修辞的几个原则性的问题

——兼论语序的逻辑理据和认知理据 (356)

张炼强主要论著目录 (373)

修辞学总论编

汉语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

1 引言

近年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现象同认知存在密切的关系，“人的言语活动包含复杂的心理过程，另一方面，它也参与诸如知觉、记忆和思维等许多不同的心理活动”^①这种观点，已得到许多语言研究者的认同，并为语言事实所验证。不过，对汉语修辞现象同认知的关系作出较为全面的、系统的考察的还不多，我们很有必要在这一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也是对修辞学研究方法纳新的一种促进。

2 语言结构、认知结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

2.1 从语言方面说，语言是人类认知的表征，语言结构^②（语言形式）是基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经验形成的，是认知过程的产物，语言结构映照认知结构。从认知方面说，认知决定语言，认知结构源于客观世界而又决定语言结构，并投射到语言结构上。语言与认知的密切关系，存在于语言和言语活动中。可以图示为：

语言结构——→认知结构——→客观世界

（——→表示映照）

客观世界——→认知结构——→语言结构

（——→表示投射）

而客观世界同认知结构之间的关系又是人同客观世界互动的关系。客观世界投射到人的感觉器官，而人的感觉器官又作出相应的反映，于是形成了认知结构。所谓“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

之血气，能辨而悦之”^③，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④，就都论及这种互动关系，而且“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还论及认知结构投射到语言结构“咏”上。应该说，戴震和钟嵘具有先见之明，他们的看法都具有唯物主义因素，是以正确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

2.2.1 试验之以语言结构中的对称、平衡的语言形式。认知上对称象似性投射到语言结构上，使语言形式在概念的重要性上相等，在空间的维度上并行。如汉语的对偶。而客观世界里对称象似的事物很多，比如以人体而言。正如刘勰所说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⑤以自然界而言，是鸟有两翼，河有两岸。以人事而言，则争讼必有原告和被告两造，贸易必有卖者和买者两方。王力说：“上古的‘两’，最初是表示天然成双的事物。”^⑥又引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两”字的注释作补充说明：“凡双行者皆曰两，故车两轮，帛两端，履两枚，皆以两称。”^⑦为此，汉语的对偶也就比比皆是了。

如果对偶语言形式一旦“失偶”，即失去对称的任何一方，就不再是对偶，因为这样就无法映照原有的对称象似的认知结构了。

认知上的对称象似并不限于两个客体，多个客体只要合于对称象似性的“平衡”和“并行”的条件，也都构成对称象似性。为此，鼎足对、律诗中的排律、骈文中连贯使用的偶句，也都是以对称象似性为认知基础的。这些语言形式如果不是“失偶”，即使在数量上有部分缺失，也仍然是一个映照对称象似性的认知结构的对偶。

2.2.2 再验之以语言结构中的合于时间顺序象似性的语言形式。时间顺序象似性投射到语言结构上，使语言形式描述客体发展变化的线性的先后语序同客体发展变化的时间先后顺序或人感知客体的时间先后顺序相对应。如“学而后知不足”，“知不足而后学”就描述了客体“学”和“知不足”的两种不同的发展变化的时间先后顺序。刘知几的《史通》对《春秋》的“陨石於宋五”作出解释：“夫

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⑧则是人感知客体的时间先后顺序的适当的例证。先“闻”后“视”，最后才“数”。语言形式中其线性语序同客体发展变化的时间先后顺序不相对应，但同人感知客体的时间先后顺序相对应的也偶然见到。如“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本应是“归浣女”发生在前，“竹喧”发生在后，“下渔舟”发生在前，“莲动”发生在后。诗句却倒着说了。不过，这又反映了王维的感知的心理真实。他可能是先听到“竹喧”之声，先看到“莲动”之状，才感知到（或者说推想到）“归浣女”、“下渔舟”的。“芳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也应分析为“人去后芳草独寻，日斜时寒林空见”的。

这种时间顺序的认知结构是人类认知结构中最早出现的、最为重要的认知结构之一，它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汉语、外语都有这种认知反映。如果偏离了这种认知反映，构成时间倒序的语言形式，如“*She be came pregnant after she married.*”（本应先说结婚，后说怀孕，而变成先说怀孕后说结婚。）就不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了。所以心理语言学认为：“就事件结构而言，事件的年代次序是它的自然次序……儿童在习得这种偏离年代的现象时感到困难；他们最早的一种修辞技巧就是保持年代次序。”^⑨当然，引文说的“修辞技巧”，应该理解为消极修辞技巧。而上文举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和“芳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的诗句，则应理解为后出的一种积极修辞技巧了。

3 语言结构的形成和产出映照认知活动过程

3.1 语言结构决定于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的产出，又基于种种认知活动过程。所以我们从认知活动过程可以观察语言结构的形成和产出。语言结构具有各种不同的层面，如语素、词组、句子、句群、篇章等，认知活动过程则指感觉、知觉（二者合称感知）注意、记忆、表象、范畴化（即概念化）、判断、假设、推理等一组相关的认知活动过程。应该指出，感知和表象属于形象思

维，不一定同语言直接联系，但它们是入从客观世界获得信息以形成种种认知结构和语言结构的不可或缺的认知活动过程。而且在已经形成的认知结构和语言结构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存在，如在隐喻结构(比喻)和意象图式(如容器与内容构成的语言形式)、模式识别(如肖像描写)中可以看到它们的作用。可以说：“感觉是一切较为复杂的心理活动的基础。……感觉是知觉的基础，没有感觉就不能有知觉，没有知觉就不能形成记忆、想像、思维等一系列的复杂的心理过程。”^⑧

感知活动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有客观世界的存在，如果没有客体的存在，人是无从有所感知的，另一个是人具有感知客体的能力，否则，即使面对存在的客体，人也是不能有所感知的。人的感知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客体多得难以穷尽，是不断变化着的，但人的感知能力(包括利用高科技帮助进行感知的能力)却又可以与日俱增。过去感知不到的客体，现在能够感知到了，这是常有的事。人的感知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又是可以共变的。鲁迅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有过这样的比喻：“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华盖集·补白》)这个比喻在当时是符合人的感知的，而在人类能够绕月飞行、登上月球的当代，则不符合人的感知事实了。

当然，客体自身的变化，也可以引起人对它的感知作出相应的变化。

应该承认，“人的感知器官的感知能力是有限的。人的听觉器官对每秒 16~20 000 次振动的声音能发生听觉的反应。而对 400~1 000 次振动的声音的感受性最大。在每秒 16 次以下和 20 000 次以上，无论强度多大也听不到声音”。^⑨——这种听不到的声音，是借助仪器才能测出的。

人对客体的感知，是人的大脑对客体重新组合的认知过程，其结果是认知结构的形成。重新组合的客体，基于客体，但并非

客体的原状。所以极富形象性的语言形式如“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天净沙》)、“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老残游记·大明湖铁公祠楹联》)也只是人通过完形感知而对“小桥”、“流水”、“人家”和“荷花”、“柳”、“山色”、“湖”等等客体重新组合而成的影像而已,并不能等同于客体本身,正所谓“风景如画”而已。

错觉感知则离开客体的真实更远,但却有错觉感知的真实,也可以利用错觉进行错觉修辞,如“江流天地外”(王维《汉江临眺》)、“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李白《送友人入蜀》)。

3.2.1 人感知时受到基于生理机制的感知能力的制约,受到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受到感知角度和感知意图的制约。

感知受到人的生理机制的制约反映在语言形式上是很明显的。比如人的视觉感知所依赖的眼睛长在前额而不是长在脑后,所以我们通常只说“前瞻后顾”,而不说“后顾前瞻”,只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而不说“后不着店,前不着村”。这是语序在感知的生理机制上的反映。前瞻在顺应生理机制上比后顾自然、便捷。

人没有感知时间的感觉器官,对时间的感知只能依赖感知空间的视觉感官,通过对空间的感知获得时间的概念。比如“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夕”的时间概念可以从对“羊牛下来”的空间景象的感知中获得。“夕”释义为“太阳落的时候”(《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也是以空间景象解释时间概念。由空间概念转变为时间概念,是以隐喻为桥梁的。这在把时间比况为空间的比喻中更见具体、形象。比如形容韩学愈说话非常慢,就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时间都给他的话胶着,只好拖泥带水地慢走。”(钱钟书《围城》)又如形容方鸿渐给学生上课,下课时间未到而准备讲的内容已经讲完的窘态也用了这种比喻:“一片无话可说的空白时间,像白漫漫一片水,直向开足马达的汽车迎上来,望着发急而又无处躲避。”(钱钟书《围城》)

人既有视觉感官,也有听觉感官。当作为客体的声音作用于

听觉感官时，人也可以用视觉感官去把握它。比如风雨声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看到落花满地，就能知道风雨声必定是不小的了。所以欧阳子对童子说：“此何声也？汝出视之。”而童子回答说：“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欧阳修《秋声赋》）欧阳子不说“汝出听之”，童子不说：“声在耳中”。这种感知过程与通过空间的感知获得时间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尽管也涉及空间感知的过程。它体现了视觉感知同听觉感知互补的听声知形、见形知声的过程。如果仅仅从词义引申或词义泛化来解释“视”的这种用法是不够的。

3.2.2 感知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反映在语言形式上显而易见的是形成我所谓的“地球语言”。人类生存在地球上，所以从宏观上说，地球就是人类最大的自然环境。比如地球引力作用制约着人类种种行动，从而也造就了种种“地球语言”，诸如“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之类语言表述。即使是夸张语言，如“他走得真快，脚不沾地似的”，仍然含有“脚踏实地”的“地球语言”的诚实在里面。“为人稳重”、“举止轻浮”中的“稳重”、“轻浮”和“地位上升”、“质量下降”中的“上升”、“下降”的隐喻义也是以此为认知依据的。对在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来说，他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事实，也不太可能使用这些语言表述形式的。

地球自转是由西向东的，人类感知到的是日出东方，日落西方。为此，汉语才会有“要办成这件事得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表示绝对否定的夸张说法。金星自转是由东向西的，如果人类生活在金星上，则感知到的是日出西方，日落东方，那么这个表示绝对否定的夸张说法，就应该反着说，说成“要办成这件事得等太阳从东方出来”了。这可以称之为“金星语言”。

3.2.3 感知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促成语言形式往往具有明显的人文性。人文性本来就是社会形态的一种反映，它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着，也与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性格、情感紧密联系着。但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以

情感而言，它是“客观事物能否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体验”。^⑩而客观事物能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又不完全决定于客观事物本身，还决定于社会环境。为此，花、鸟本来是可以使人喜悦的客观事物，在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中，反而引出人的见花而落泪，见鸟而惊心的情感来了。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3.2.4 感知受到感知角度即视点、观察点和感知意图的制约，常见于写景的语言形式上。人感知客体，要依靠视觉感官，也要依靠一定的视点。没有视点的视觉是不存在的，视点是使视觉感知成为事实的先决条件。

视点可以固定于一点，即固定在人的感知的立足点（包括实际上的立足点和意念上的立足点）而不作移动，如说“站得高，看得远”，指视觉的感知活动固定于某一高处以之为立足点进行。又如“窗含西岭千秋雪”（杜甫《绝句四首（其三）》），杜甫以窗为立足点凭窗远眺，窗外西山雪岭的景色尽入窗框之中，但又不是一步成一景，而是一窗含一景。如果是一步成一景，就是立足点发生了移动造成的，如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则是观察的立足点由“横”移动到“侧”以及作出“远”、“近”、“高”、“低”的移动造成的。当然，视点的变动，并不会改变感知的客体的本来面目，庐山还是原来的那个庐山。

不过，对同一个客体因为视点不同也有可以形成同义的语言形式的。说“你来北京找他吧”，说者立足点在北京之内，说“你去北京找他吧”，说者的立足点在北京之外。但这两句话是同义的，都是叫“你到北京找他”。当视点因为感知意图不同而发生转移，对同一个客体作不同的语言表述，也有可以构成同义形式的。比如感知意图在表述“校园”，可以说“校园充满笑声”，感知意图在表述“校园里的笑声”，就可以说“笑声充满校园”。

所谓意念上的立足点，是说者设想的立足点，说者未登山而设想自己站在山上，见到登上山才能见到的景象。杜甫并未登上